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近代學報
彙刊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殷夢霞、李強 選編

近代學報彙刊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近代學報彙刊 / 殷夢霞, 李強選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013-4731-5

I. ①近… II. ①殷… ②李… III. ①學報—彙編—中國—近代 IV. ①G239.2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33217 號

責任編輯: 殷夢霞 李強

ISBN 978-7-5013-4731-5



書名 近代學報彙刊(全一六〇冊)

著者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500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731-5

定價 96000.00 圓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任：周和平

常務副主任：詹福瑞

副主任：陳力 張志清

委員（按姓氏筆劃）：

王志庚 方自金 李健 李曉明 汪東波

林世田 徐蜀 殷夢霞 郭又陵 高紅

陳紅彥 蘇品紅 顧犇

總序

詹福瑞

民國時期，中國處在從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蛻變的一個重要階段。這個時期，政治風雲變幻，思想文化激蕩，內憂外患迭起，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與舊、中與西、自由與專制、激進與保守、發展與停滯、侵略與反侵略，各種社會潮流在此期間匯聚碰撞，形成了變化萬千的特殊歷史景觀。僅從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傳統文化得到進一步整理繼承和批判揚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強烈地衝擊和影響著當時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翻譯介紹與傳播，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且直接導致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爆發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巨變。

當此之時，社會政治雖然動盪不已、經濟脆弱不堪，思想文化卻大放異彩。知識界思維活躍，視野開闊，著述興盛，流派紛呈。加之出版業和新聞業的飛速發展，使民國時期的出版發行達到空前的規模。短短的數十年間，積累了包括圖書、期刊、報紙以及檔案、日記、手稿、票據、傳單、海報、圖片及聲像資料等大量文獻。這些文獻作為此一時期思想文化的特殊載體和社會巨變的原始記錄，不僅數量巨大，可稱海量，蘊涵其間的思想文化價值更不在歷來為人們所珍視的善本古籍之下。

作為一個剛剛過去的歷史時期，民國距今時間最近，與當前的現實關聯也最為密切。因此，對民國歷史的研究向來為各界所重視。經過近六十年的努力，特別是經過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關民國史的研究著述和史料大量出版，學術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學術交流活動日漸頻繁。目前，民國史研究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研究諸學科中建立較晚，卻發展較為迅速、取得成就較為顯著的學科，並有逐漸成為國際「顯學」的趨勢。

與學術研究相適應，在既往的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民國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出版工作，也有很大的推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利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民國各級政府檔案整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根據廈門大學圖書館藏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整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根據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檔案整理出版的《滿鐵密檔》，利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圖書整理出版的《民國叢書》，以及湖北所編辛亥革命史料，天津所編北洋軍閥史料，西南各省所編西南軍閥史料，廣東所編孫中山及南方政府史料，東北所編「九一八」和偽滿史料，上海所編汪偽史料及民族資本企業經濟史料，重慶所編國共關係史料，包括以《國民政府公報》為代表的民國政府出版物，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為代表的民國報紙，以《東方雜誌》、《良友》畫報為代表的民國雜誌等的整理出版，都是這方面工作的重要成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臺灣地區也影印出版了以《革命文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為代表的大批民國文獻，為人們瞭解民國社會與歷史，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

然而，這些整理和出版工作，與民國史研究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社會各界對民國文獻資料巨大的使用需求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說，目前民國文獻的傳藏與利用正面臨非常嚴重的危機。相關調查顯示，由於近代造紙、印刷、裝訂等工藝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先天不足以及各收藏機構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觀念滯後、認識不足、經費短缺、保管不善等原因所帶來的後天損害，使得國家圖書館、歷史較為悠久的公共圖書館以及為數眾多的高校圖書館、科研機構圖書館、檔案館、海外公私藏書機構收藏的民國文獻，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嚴重的老化或損毀現象。以國家圖書館為例，館藏約六十七萬冊民國時期文獻中，達到中度以上破損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民國初年的文獻更是百分之百的破損。研究表明，民國文獻的保存壽命一般為五十至二百年。也就是說，時光流轉到今天，相當一部分的民國文獻已處於行將消失的危急狀態！文獻本身面臨湮滅消亡，亟待搶救和保護，當然也就談不上服務社會，服務學術，滿足各界查閱使用的需求。

針對此等危機，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眾多專家學者多次發出呼籲，號召全社會都來關注民國文獻的生存現狀，重視民國文獻的搶救保護與開發利用。以國家圖書館為首的眾多公共圖書館、高校及科研機構圖書館、檔案館，更積極從原生性保護和再生性保護兩個方面，採取了改善保存環境、強化修復手段和加速縮微複製等一系列切實有效的保護搶救措施，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與更大範圍的老化和損毀現象相比，與保護經費和專業修復人才嚴重短缺、修復手段相對滯後的尷尬、危急狀況相比，這些保護和搶救措施，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國文獻保護傳藏與開發利用所面臨的諸多困難。

從總體的形勢看，及時搶救保護數量宏富的民國文獻，避免我國悠久的文獻傳承歷史出現令人痛心的斷

層，切實保障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延續與光大，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這絕非危言聳聽。

作為國家總書庫、處於文獻保存保護龍頭地位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備感形勢的嚴峻與責任的重大，經過反復考察論證，在吸收國內外圖書文獻保存保護先進經驗，並對館藏民國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摸底的基礎上，決定在繼續推進既有各項搶救保護措施的同時，成立中國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編纂出版委員會，依據館藏特色、資料類型、瀕危狀況、珍稀程度和社會需求等，進行分類整理，並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成規模地陸續編纂出版。決心持續投入大力，通過這種已為成功實踐所證明的、切實有效的再生性保護手段，在及時搶救保護文獻的同時，使之化身千百，為社會和學界提供更為便利的文化、學術服務。相信這項工作的科學有序開展及這套叢書的陸續編纂出版，必將對文獻的保護、文化的傳承、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復興有較大的貢獻。

是為序。

二〇〇八年一月

『學報』解說

桑 兵

物以類聚。『學報』是否為一類，本來不無可議。因為在此一總名之下，實際上涵蓋了林林總總從形式到內容相去甚遠的刊物。加上其中有的讀作『學報』，似有破句之嫌，更加令人遲疑。不過，集合概念往往後出，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簡約化。用集合概念指認故物、解讀前事，只要盡可能名實相副，一般而言並無大礙。可是歷史研究著重見異，所有被約化的實事要完全容納，則難免捉襟見肘。對此不得不然的情形，只能退而求其次。若以完全歸納為準則，則永無可以類聚的事物，也就談不上以類相從。當然，名詞與其指認的實際物事，究竟以何者為據，也是名物的一大麻煩。

中國本來也有以學為名的人文物事，尤其清代以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經學、史學之外，如漢學、宋學、經古文學、經今文學等，逐漸成形。依門類、時代、取法乃至地域而得名的種種『學』，日趨通行。可是，令各種『學』大行其道的，還是清季的『學戰』以及隨之而來日趨天經地義的學界的分科治學和學堂的分科教學。名目繁多的『學報』層出不窮，就是最好的見證。

仔細分別，各式各樣的『學報』也並非完全雜亂無章、無跡可尋。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其一，由

學戰而生，如《強學報》、《新學報》、《實學報》等。《強學報》為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機關刊物，可以看做戊戌時期學會蜂起的表徵；《新學報》則由上海的新學會和算學會編輯，提倡算學、政學、醫學、博物等各種新學。《實學報》的政治傾向與前兩種或有所分別，但也講究天學、地學、人學、物學。其所謂學，雖有新、實等分別，大體較為籠統。諸如此類的還有《通學報》、《正學報》以及來華外國人士所辦的《新學月報》等。強學會主張強學，它於一八九六年一月創辦的《強學報》，應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以學名報的刊物。一九〇六年江西廣豐的《勸學報》、山西的《明義學報》、一九〇七年河南開封的《與舍學報》、北京的《震旦學報》，立場各異，但都主張提倡新舊學問。這一類的『學』，後來有向著『文化』演化的趨勢。

其二，以分門別類的分科之學為名。這類刊物最早的應是一八九七年五月創辦於上海的《農學報》，以及同年七月創刊於浙江溫州的《算學報》。後來這一類型的學報成為所有『學報』的大宗，日益細分化的各種學科，幾乎都有各自的學報。本書所收錄範圍較寬的如理科、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文理、文哲、工程等，稍具體的如財政、醫藥、地理、會計、法政、教育、經濟、考政、生物、新聞、史學、考古、心理等，乃至更加具體的歸納、牙科、農業經濟、譯學等，大概屬於現在一、二、三級學科或大學科的劃分。這一類的學報，如今大多改名為什麼什麼研究，大概是為了強調其專門精深的水準和程度，與早期的籠統相區別，以免被誤解為一般性的介紹文字，被指為無學。而在清季，稱為『學報』，本身就是有學的象徵，所以一九〇七年一月至二月，在上海和日本東京分別出版了兩種同名刊物，刊名就直截了當地標為《學報》。一九〇二年北京曾辦過《白話學報》。一九二〇年浙江永嘉新學會、一九四五年重慶新學報社出版的兩份同名《新學報》，一九四七年的《現代學報》，一定程度上還以

綜合的形式反映『學』的籠罩，不過已成例外。有的分類一度流行，逐漸少用，如戊戌前後多與藝學相對的政學。一九〇二年上海曾經創刊《政學報》，北京有《政學徵信錄》，一九〇六年北京創刊《政學新報》，一九一一年漢口有《政學日報》。其含義逐漸與政法學趨同，較原來的政學大幅收窄。如一九一〇年天津的《北洋政學旬報》，就由《北洋法政學報》擴充而來。到了民國時期，一九二〇年在美國的中國政學社還創辦過《政學叢刊》。後來政學成為政治派系的名稱，反而與學無涉了。

其三，以地域為名。中國原有以地分學的說法，一八九七年四月發刊於湖南長沙的《湘學新報》，本來是強調新，同年十一月，改名為《湘學報》，內容雖無變化，名稱卻向著地域方向傾斜。繼之而起的有《嶺學報》、《蜀學報》等。這與晚近學人好以地域分學風學派的時趨相輔相成。這類學報後來有向下級地方蔓延之勢，如《甌學報》、《晉陽學報》、《昌州學報》、《興寧學報》、《增城學報》等。但有時容易和一些實為大學學報的刊物混淆，所以逐漸被棄用。與此相關的是『國學報』或《中國學報》、《東方學報》，不僅包括地域，還包括種族文化，其實是要與萬國或世界相區別。而《新世界學報》要以世界的新學問來新中國，看似無疆，內裏還是以國為界的。

其四，因緣新式教育而來。這一類較為複雜，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一、清季各省學務機構的官報。清季各省所辦教育官報，在學部、提學使司和學務公所建制後，多稱教育官報或學務官報，但在此前的學務處時期，也有少數省份一度叫做學報，如湖北、湖南、四川學務處的《湖北學報》、《湖南學報》、《四川學報》，天津北洋官報總局的《北洋學報》。二、新式教育理念下的分層分類學報，如蒙學報、小學報、普通學報。其中最早創辦的應是一八九七年上海的《蒙學報》。一九〇五年江蘇吳縣辦過同名刊物，以刊登教科書為主。一九一三年，北

京也編輯發行過同名週刊。其他同類者還有叫《蒙養學報》、《蒙學術報》、《蒙學畫報》的。中學以上，著重分科教學，反而沒有這樣籠統的學報。三、各學校尤其是各大學的學報。中國開辦近代大學較晚，辦大學學報的歷史更短。有的實為學報性質，但開始並不以學報為名，如一九〇六年東吳大學堂的《東吳月報》，一九〇九年金陵大學的《金陵光》。一些專門學堂、中學甚至小學，也創辦過自己的刊物，同樣大都不以學報為名，如《浦東中學校雜誌》、《石梅公校雜誌》、《無錫競志女學雜誌》、澳門的《灌根年報》、廣州的《法政叢刊》等。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如一九〇八年六月上海的《萬有學報》，應為理科專修學校的校報。同年杭州的《惠興女學報》，為杭州惠興女學的校刊。進入民國，北洋大學、嶺南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所辦綜合學術刊物，還是稱為季刊或月刊。較早叫學報的，是一九一四年私立武昌中華大學的《光華學報》，其後有一九一五年的《清華學報》，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中國大學學報》和東吳大學的《東吳學報》。大學以下的各級各類學校，如中學、師範等，所辦刊物開始還是叫雜誌、專刊的多，叫學報的少，後來略有變化。而一些學校的校友會組織所辦刊物，卻標名為「學報」，如一九一四年南開學校敬業樂群會的《敬業學報》，一九一七年上海澄衷學校校友會的《澄衷學報》等。國民政府時期，大學所辦學術刊物日漸增多，而且多以學報命名，似乎學報有成為大學學術刊物專屬名稱之勢，以至於一些大學乾脆省去「大學」，逕以校名加學報。如此一來，很容易混淆學報的地域與大學歸屬，如《浙江學報》、《華中學報》、《西北學報》、《珠海學報》、《廣州學報》等，所以後來用地名加學報以表示一方學術的漸少。這似乎顯示，大學在與地方爭勝時處於強勢，可是並不能消除誤以為《中山學報》（抗戰期間遷到坪石的中山大學農學院主辦）甚至中山大學為中山所辦之類的尷尬。

其五，學會、研究會及宗教團體組織和特殊人群的刊物。上述幾類學報當中，不少即是各種團體組織的機關刊物。有的學報，僅僅從名稱很難判斷其歸屬，背後則往往有特定團體，如一九〇八年北京庚申學會的《庚申學報》，一九一五年湖南長沙船山學社的《船山學報》等。而工商學報、女學報以及留學生的學報，有的單純是教育類或學科類刊物，有的則還有為某一群體代言或成為某一類人發言園地的立意取向。一八九八年創刊的上海《工商學報》，雖然規定論說須關涉工商學業，宗旨卻是振興商業，收回利權，內容多為介紹中外工商業的情形。從一八九八年上海中國女學會創辦的《女學報》開始，各種女學報都是一方面提倡女學，一方面促進女權。此外，清季革命黨人為了便於開展宣傳，也以學報為名，甚至附屬於某一學校，如上海的《銳進學報》、《克復學報》等。

凡此種種，可見若以『學報』相從，大體可以反映晚清以來『學』在中國的形態、進程及演變。以上僅就『學報』名稱立論，至於內容，則涉及廣泛，絕不僅僅限於學的一面，識者自可各取所需。晚清民國時期出版發行的報刊總共約有四萬種，即使分類再版，要將名目繁多、數量驚人的各種『學報』一網打盡，除非以國家的名義，變成政府行為，否則還是難於上青天。不得已，只能希望公私收藏的單位個人，盡囊貢獻，雖然不免重複甚至浪費，但持之以恆，可成完璧，終究勝於無緣得見廬山真面。這比那些高調空談者更加能夠救近代文獻於水火，而造福於學界、世間及後世。

二〇一二年五月

出版說明

一、本書收錄近代以『學報』為名的期刊九十一種。所收學報，起於清末，止於一九四九年，其中清末學報八種，包括《四川學報》、《學報》、《工商學報》等；民國學報八十三種，包括《浙江學報》、《之江學報》、《地理學報》等。

二、近代的『學報』，內涵較為複雜，與當下的『學報』概念不完全一致，為此本社特請桑兵教授詳作辨析，撰為《『學報』解說》，列於卷首。

三、本書大致以各刊的創刊時間為序編排，所收學會、團體的學報有《船山學報》、《宗聖學報》等；各學科的學報有《算學報》、《經濟學報》、《教育學報》、《政治學報》、《工程學報》等；地域性學報有《廣州學報》、《昌州學報》、《增城學報》等；學校的學報有《清華學報》、《金陵學報》、《復旦學報》、《暨南學報》等。

四、本次所出版的學報，並非近代學報的全部。未收錄部分，有待以後陸續整理影印。

五、近代出版物的印刷質量參差不齊，造成極少數頁在影印的時候不甚清晰。此乃原書底本的問題，特此說明。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五月

出版說明

學務處 編

四川學報

乙巳第一冊——光緒三十三年第八冊

成都：學務處，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鉛印本